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波蘭非共化後的外交政策：認同轉變與外部環境因素之交互影響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4-2420-H-160-001-
執行期間：94年10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計畫主持人：楊三億

計畫參與人員：大學生-兼任助理：葉瑛如、陳儀怡、張博盛、張倚瑄、王育平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22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波蘭非共化後的外交政策：認同轉變與外部環境因素之交互 影響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20-H-160-001-

執行期間：94年10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

計畫主持人：楊三億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9 月 23 日

波蘭非共化後的外交政策：

認同轉變與外部環境因素之交互影響

摘要

後冷戰時期波蘭外交政策之轉變可謂是歐洲政治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明顯且重要的變化，以波蘭為首的中東歐國家在非共化與民主化過程中逐漸與西歐國家進行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整合，這些國家的特色分別是實行開放的民主政治制度與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並在符合組織規範的方式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等重要國際組織。本計劃認為，波蘭的外交政策受到來自認同與外部環境的兩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在決策者受到理性、權力、心理因素與歷史思維的影響，分析波蘭加入北約與歐盟都是此等交互影響的表現，加入北約期望獲得外部安全保證、加入歐盟則寄望於以現代化方向提升國家能力，而九一一事件則突顯了波蘭外交政策面臨突發性狀況如何處理的問題，政治菁英以歷史思維的記憶強化決策正當性、以機械式思考向權力追求方向擺動，並據此調整外交政策，同時在強調效率的前提下犧牲國家間外交政策的協調性與現代國際社會重視的國際法拘束等問題，這對正在熟悉歐盟制度運作、價值與信念如何融合的波蘭而言，短暫使華沙政府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反向運作框架。

關鍵詞：波蘭、外交政策分析、歐盟、北約

Poland'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Abstract

As a new member in the NATO and EU, Poland i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rans-Atlantic affairs. Poland not only is an important opinion leader in EU internal affairs but also has a say in foreign activities. The shift in Poland's foreign policy has taken many in the West by surprise and this shift will inevitably influence EU and US's relation. Nowhere is this more visible than in Poland's resolute attitude toward US's war against Iraq. In line with the U.S. stance, the Warsaw government declares its intention to send troops along with the US.

My explanation of Poland'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draws 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irs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state's capability and power play the decisive role shaping a country's foreign behaviors. Warsaw's strict adherence to hegemonic leadership depicts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consolidation. Second,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identity and values, also have serious impacts on foreign policies. In order to dealing with the EU's criteria,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concerns are hallmarked by the adjustment of Poland's internal affairs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spects. Third, as a culminating poin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911 event has profound effects tied with US and Poland's foreign policies. Poland is forced to take a position among "western" and "US" and it can be argued that Poland is also apprehensive of potential threats. The security struggle for survival overrode all other things, at least for Poland right now; however, it also has some hints regard the chang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l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European Union, NATO

前言

冷戰結束，國際局勢為之改觀，傳統的兩極體系研究或有修正之需要，而過去近15年來歐洲局勢之發展又呈現出相當多變的面貌，除兩極對立局勢已不復見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聯盟與歐安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發展也提供國際關係學界相當廣泛的研究素材；在國家行為者方面，冷戰期間堅實的美國歐洲盟友，在近期重大國際事件的角色扮演上也不如以往般的緊密合作，美英等國在西歐地區似有陷入被孤立的危機之中，在此情況下，中東歐地區加入歐洲文化圈的發展為美國與歐洲局勢平添新變因，雖說冷戰結束標誌著新時代的到來，不過新局面卻不一定代表穩定的發展。

對大多數僅從報章媒體掌握訊息的觀眾來說，理解波蘭外交政策的讀者很容易隨著媒體報導而被引導，認為波蘭外交政策本質其實就是兩重性的反映：其外交政策表現要不是美國的「馬前卒」，要不就是波蘭是個自我意識過分高漲而難以合作的對象。然而，這些說法很可能都是因為習慣從過去的觀點來解析目前的發展，忽略了時代遞嬗過程中政策演變的深層因素。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嘗試透過外交政策分析方式釐清波蘭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之變化走向，本計畫主要探究的問題核心在於，從共黨陣營解放後的華沙政府自後冷戰時期開始享有真正獨立的國家主權與外交決策權。在歷經外族統治的不堪回憶後，波蘭民族終於可以「當家作主」的心態下，華沙政府究竟會選擇何種模式外交政策？華沙政府是否將以國家安全為外交政策最高指導原則，極度的偏向鞏固霸權在歐洲的統治，以尋求「外部安全保證」(external security guarantee)的方式來延續得來不易的國家主權？又或者是，波蘭處在歐洲文化圈的影響範圍內，其將受到後冷戰時期共有的價值、觀念、信條的擴散影響之餘，願意在外交政策上嘗試有別於不同以往的對抗思維模式，並且推動與東方鄰國的和解行動？

文獻探討

在波蘭的認同研究面向上，Ilya Prizel 認為認同的轉變主要來自於國內因素的改變，其基本假定是國家認同為一個持續轉換的概念 (an ever-changing concept)，由內外在的限制因素所型塑。在某些方面來說，雖然波蘭是一個老國家，但也可以說是一個新國家，因為波蘭沒有太多有用的過去可以來重建認同。宗教上的反改革使波蘭區隔在路得教派以外，不過上個世紀九〇年代的變革使波蘭得以重新建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從國家交往的角度來說，90年代的波蘭與其他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完全嶄新的。¹

此外，作者認為民族主義並沒有特別的意識型態，同一時間內也不會有兩種民族認同，但民族認同與外交政策的關係還是可以區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民族認同植基於政治制度的運作之上，這一種模式存在於美國和英國之間，它們之間共享的是十八世紀理性主義啟蒙思想，以及共享一套合法性與政治價值，因此其外交政策多半強調合法性與神聖任務的傾向。另一種模式則為民族認同產生於帝國或殖民統治時期，中東歐國家皆屬此類，表現出來的就是文化上的防衛性與對過去的緬懷。

在 Frank Schimmelfennig 對歐盟東擴的研究裡，作者認為過去常用的政府間主義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僅能建立歐盟與前東歐國家建立聯繫關係的解釋，但卻無法說明為何歐盟願意接納這些國家。所以作者用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明東擴其實

¹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是國際社群的擴張，社群的擴張主要原因是新會員願意接受自由主義的規範與價值，而非僅僅是利益交易的過程。²

同時，歐盟擴張的過程是一種「修辭的行動」(rhetorical action: the strategy use of norm-based argument)，政治精英透過語言的使用來獲得群眾支持，而這種語言又是以符合社會期望的規範為基礎。透過語言的效果還可能因此修改原先基於利益觀點的決定，因此超出了利益交換的作用。這種語言的力量是奠基在意識型態之中，這種意識型態是一種泛歐社群的自由民主意識型態，波蘭一方面基於遵守民主自由的價值向歐盟提出申請，並突顯歐盟內部修辭標準不一致的情形，另一方面則是拿過去歐盟所說的言詞與對待以前其他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的方式來要求歐盟一視同仁。作者認為，歐盟東擴的主要的動力來源是這些中東歐國家的自由民主標準已經達到歐盟要求(作者引用自由之家的評比)，而那些還沒有符合標準的其他國家，如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就不在加入的行列之內。這些符合標準的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的主要方式，即是聯合那些支持東擴的舊有會員國，一起勸說(suasion game)其他國家接受。

眾多研究中東歐地區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文獻中，波蘭並非是唯一個案研究，在波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個案研究上也可以發現此等發展。長期研究波海三國外交政策的 Grazina Miniotaite 認為「主權論述與整合論述」的交互作用呈現出波海三國在面臨強敵仍然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如何尋求與歐盟整合。³在那裡，主權論述是用來說明所謂的「波羅的海國家認同」(Baltic states identity)並非如外界想像般的明顯存在，因為這三個國家雖然在各方面合作抵抗蘇聯/俄羅斯，但不論在實質的國家利益或認同言論上，這三國都存在歧異，存在歧異的主要原因是藉以突顯自己的民族認同，不希望外界用單一眼光看這三個國家。⁴

而整合論述則有其階段的功能性，當俄國軍隊還沒撤出波海三國之前，這些國家期許自己是一個溝通東西方的「橋樑國家」(bridge state)，不過隨著俄國軍隊撤出，這些國家開始轉往純粹的西方化，認為所謂的歐洲是以基督教傳統為基礎，而非地理疆界的概念，其意涵即是排除拜占庭東正教的組成份子。⁵

當主權論述碰上整合論述時，主權論述者首先隱蔽在整合論述之後，民族主義者拿整合論述來抵抗俄國，在整合過程中俄國的形象被描述成吃人的老虎，藉此來作為突顯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不過這些民族主義者也隨即發現，整合論述對國家主權也可能出現潛在威脅，這種威脅又可細分來自於對國家主權與民族認同的威脅，前者是國家將會因為加入歐盟而喪失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主權，後者則是擔憂民族認同被歐洲認同所稀釋。

波蘭後冷戰時期的一大外交政策特色就是重視全方位面向的發展，這一特色的顯示來自於內外部環境的制約與自我調適，觀察波蘭過去外交政策路線發展，其外交政策選項著實不多，同時可供選擇的外交政策選項還有重重障礙，透過對波蘭外交政策選項的分析(加入北約)可以獲得瞭解波蘭認同轉變。

在內部因素方面，由於 Norman Davis 過去長期累積的經驗，其所描述波蘭民族在面臨左右強鄰時的不安定感尤其深刻，由於歷史經驗的教訓，波蘭一直對其東西鄰國

²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1, (Winter 2001), pp. 47-80.

³ 這三國都是在 1918 年獨立，後於 1940 年被併吞為蘇聯領土，二次大戰期間曾被德國佔領，然後又於 1944 年被劃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1991 年才真正獨立。

⁴ Grazina Miniotaite, "Convergent Geography and Divergent Identities: A Decade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2 (July 2003), pp. 209-222.

⁵ 作者特別從波海三國的「漁業戰爭」與「豬肉戰爭」來釐清所謂波海三國的共同安全認同問題，政治精英宣稱實際上並沒有所謂的 Baltic States，如立陶宛國會主席 Vytautas Landsbergis 所稱的要從 "Baltic ghetto" 釋放出來；或如愛沙尼亞前外交部長 Toomas Ilves 所說的愛沙尼亞是一個 "Post-Communist Nordic country, not a Baltic country".

懷抱疑慮，波蘭歷史上曾經被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瓜分以致亡國，雖於1918年短暫獲得獨立，但波蘭卻又旋即陷入二次世界大戰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即是由希特勒入侵波蘭揭開序幕。大戰結束後蘇聯佔領波蘭，重新劃分東德—波蘭—烏克蘭領土以作為蘇聯外部附庸國家，削弱德國力量。作為歐陸兩大強權競爭中間地帶的波蘭，其向外尋求安全保障的動機較其他國家來的強烈。⁶

強調生存的動機已經內化到波蘭民族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中，這一種對國際環境安全不信任的恐懼心態仍延續到冷戰結束初期，雖然波蘭獲得完全獨立的國際地位，但是波蘭仍須擔憂未來可能的變化，從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即是一種天生尋找安全保障的生物趨力。⁷此種觀念投射在歐洲大陸上展現的是波蘭民族對歐洲國家的看法，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波蘭對於東西鄰國的不信任感依舊以不同程度的方式呈現，統一後的德國儘管已是民主國家，但波蘭人認為德國始終將中東歐地區視為其勢力範圍，德國雖不以武力征服該區，但其企圖透過經濟宰制之心態仍持續存在；俄國更是威脅的主要來源，雖然波蘭與俄國同為斯拉夫民族，文化上與地緣上享有鄰近之親密性，然而這也是促使波蘭淪入俄國紛爭的主因之一，後冷戰時期波俄兩國延續此種不和睦的外交關係，波蘭加入北約也對兩國關係產生一定影響；最後，對於英法等國能否負擔起歐洲安全的重要責任，多數波蘭人不表樂觀，二次大戰前綏靖政策的經驗與目前歐盟獨立國防武力付之闕如的現實導致波蘭不願將安全問題置於歐洲國家之手。

因此，後冷戰時期波蘭外交政策主軸即是對美外交，波蘭擔憂後冷戰時期因為華沙公約解體與蘇聯之瓦解將會出現變化，無論是美國與俄國因全球戰略格局之轉變而重新修好，或是美國決定撤出歐洲地區而導致北約瓦解，上述發展都不是波蘭願意見到的情況，因此華沙對於展現加入北約的態度表現上充滿積極，希望藉此和美國結成緊密合作關係、鞏固美波戰略合作。⁸

研究方法

外交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試圖揉合內外因素的詮釋方式分析國家外交政策取向，傳統上分析某一國家外交政策可從橫切面著手，從「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 與「決策者」(decision-maker) 兩方面探究該國如何制定外交政策，前者分析決策體系內的政治制度(總統制或內閣制)與決策方式(共識決或多數決)以釐清決策產出過程，後者則偏重哪些個人或群體握有外交政策最終決定權(總統、內閣總理、外交部長或公民等)。⁹ 政治制度與決策方式顯然影響會外交政策產出，一般而言內閣制的國家總理與外交部長對外交決策的主導權大於總統，波蘭的總理/總統雙首長制度設計也有此種現象，而且國家重大政策方針(如加入北約與歐盟)華沙政府也會舉辦公民投票藉以確定民眾最終意向，因此民意走向也將極大的影響華沙政府的外交政策傾向。¹⁰

上述外交政策分析之優點在於結構清晰，對決策過程與決策者有完整的描述方式與分析架構，然該分析方式著重制度面之規範，對於何種因素影響決策過程與決策者

⁶ See Norman Davis, *Poland vol. 1-2* (Oxford: Express Litho Service, 1982).

⁷ 古典現實主義也有人稱之為「人性的現實主義」(human nature realism)，該說主要認為人性中潛存的意志是驅動國家爭奪權力的深層結構因素，請見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19.

⁸ 關於美國勢力撤出歐洲地區的說法，對波蘭影響最大者首當俄國可能重回其傳統勢力範圍，對波蘭獨立自主地位產生相當危害；另一方面，波蘭也擔心因為美國的撤退將會導致德國重新武裝的後果，這兩項都不是華沙可欲的選項。請見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9-112.

⁹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79-81.

¹⁰ Matthew Shugart and John Carey, *President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s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3-24 或王維芳，「從後共波蘭國會大選探討其政治穩定性」*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3期(民國91年5/6月)，頁109-128。

則較不具解釋力，無法進一步探究決策過程中決策者思考的黑盒子 (black box)。因此，進一步分析外交政策的另一個方式可從影響決策的「要素」著手，影響外交政策決策要素可分為權力追求(power-seeking)、理性考量(rationality)、心理因素(the psychological factor)與歷史思維(the historical thinking)，這一種縱向的切入方式可以同時涵蓋決策過程與決策者制定政策之依據，並同時觀照各種影響外交決策的不同要素，本計畫所稱外交政策分析方式即是以要素分析為主、決策過程分析為輔進行。

研究發現

本文認為未來波蘭的外交政策存在有如下變化：

一、在權力極大化的架構下思考波蘭在北約與歐盟內部之發展

持續追求更多的權力與更穩固的外部環境仍是目前波蘭外交政策的主軸，在波蘭順利加入北約與歐盟之後，波蘭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努力維繫北約的存在與波蘭如何在歐盟內部持續發展的問題。對波蘭來說，唯有北約持續向東擴展才能達成波蘭理想的安全環境，這點在波蘭重要的領導人談話與政府政策中可見端倪，波蘭重要的政治菁英不只一次表示將大力推動該項政策，這些政策若干部分已經實現，但仍有極大部分仍待努力。¹¹ 這一項政策的基本概念在於波蘭希望創造一個向東擴張的動態「穩定區」與「現代化區」，藉以減輕波蘭東鄰領土的直接壓力，減輕因「安全困境」所帶來的不安定感。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波蘭如何自處於歐盟內部，波蘭一方面必須發揮既有的競爭優勢，在歐盟內部創造高於舊會員國的經濟成長，但另一方面波蘭也極力敦促歐盟與東鄰國家，如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盡速完成入盟程序。華沙政府認為，烏、白兩國若能加入歐盟，其在歐盟內部與波蘭競爭資源的代價將遠低於能夠向東擴張安全的代價。¹²

二、波蘭參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展

(一)波蘭參與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隨著歐盟不斷深化與擴大會籍的過程，歐盟發展出一套會員國間的合作模式，20世紀70年代啟動了歐洲政治合作機制(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奠定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施行的基礎，規劃出未來歐盟擬訂政策與採取具體行動的基礎，對未來歐盟協調會員國在國際重要問題上採取共同立場與共同行動有重大影響。向整合目標前進的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在序言裡強調成員國「決心採行一項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包括最終制訂一項成員國共同承擔防務的共同防衛政策，以強化歐盟認同及其獨立，並進一步促進歐洲與世界的和平、安全與進步。」¹³ 馬約在第11條第1款列舉了CFSP的五項共同目標，以為未來歐盟努力方向。

這些為歐盟外交政策一體化的努力延續至今，外界觀察歐盟在納入10個會員國之後將會對歐盟CFSP產生何種影響，本文認為新加入歐盟的波蘭對歐盟CFSP產生之影響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

¹¹ 1999年前波蘭加入北約時，就曾表示即使沒有俄國的同意，波蘭依然支持波海三國加入北約；此外，波蘭總統也曾明確表示歐盟應該慎重考慮未來接納土耳其與烏克蘭成為新成員國，波蘭官方也毫不避諱的支持歐盟應該繼續東擴，請見 *Polish News Bulletin*, 25 March 2002, p.2; *Polish News Bulletin*, 7 December 2004; or see 6 December 2004, www.onet.pl.

¹²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只要國家存在，安全需求不可能有滿足的一天，對波蘭而言如果俄國問題一日未解決，則其安全需求必定繼續存在。Stanislaw Koziej, "Polish Defense Policy's Evolution," and Boleslaw Balcerowicz, "Armed Forces in Polish Defense Policy," in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op. cit., pp. 403-438.

¹³ 請見馬斯垂克條約序言部份，Preamble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07 February 1992.

第一，歐盟東擴本身就是歐盟對外關係中一項重要目標，歐盟東擴的戰略目標基本欲消除東西歐對立局面，免除未來東西歐衝突可能性，同時藉由加入歐盟的過程，波蘭與其他中東歐會員國為求入盟而採行符合歐盟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各項標準，提升新會員國民主法治與市場開放等，即是歐盟外交政策重要目標。

第二，東擴為歐盟帶來 25 個會員國，未來將再增加 2 個，這可能會對未來歐盟決策體造成影響，國家數目增加並不一定會造成決策困境，只有在決策者內部存有重大差異，如價值信仰問題、經濟發展差距、對安全的認知等，外界擔憂的 25 國或 27 國決策問題即在於此。目前歐盟在阿姆斯特丹條約後引進建設性棄權的方式來解決共識決的障礙，為的是解決歐盟內部多數與少數陣營的對立局面，屬於少數陣營的會員國可藉由棄權的方式來取得多數陣營的讓步。¹⁴ 另外，歐盟的合格多數投票制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QMV) 則是另一種方式處理共識決的問題。支持歐盟深化整合的國家，希望越來越多的事務採取 QMV，但是其他國家，如英國與波蘭，則小心翼翼的希望保留共識決 (unanimity)，也就是每個國家有最終否決的權力。

第三，對波蘭而言，波蘭支持歐盟推動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支持歐盟以一個聲音對外發言，原先波蘭無法以一個國家的地位處理的外交問題，波蘭可以藉由歐盟正式會員國的身分推動，以歐盟的整體力量來達成波蘭的目標。波蘭的東鄰政策即是一例，波蘭希望在歐盟體制內推動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民主化運動，並最終納入這兩國成為歐盟東部前線國家，免除波蘭直接面臨俄國勢力的威脅。¹⁵

第四，波蘭對未來歐盟外交政策的整合程度持保留意見，波蘭對於歐洲憲法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在外交政策部分設立「歐盟外交部長」(Unio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主導歐盟外交政策持保留意見，波蘭擔憂未來歐盟外交政策將逐漸由布魯塞爾，而非個別國家共同決定。¹⁶ 另外則是對歐洲憲法條約中的投票方式感到不滿，認為西歐各國違背了原先尼斯條約 (Treaty of Nice) 中給予波蘭的優惠地位 (原尼斯條約裡波蘭於歐洲理事會擁有 27 票的決策權，是僅次於英法德義而與西班牙相當的國家，故又被稱為尼斯方程式 Nice formula)。¹⁷ 因此曾有波蘭政治菁英建議，波蘭應大膽提出可能否決歐盟憲法條約的訴求，以提醒西歐各國重視波蘭的聲音，因為假使憲法條約被否決，歐盟運作又回到對波蘭有利的尼斯方程式。¹⁸

最後，從波蘭加入歐盟對 CFSP 運作產生哪些實質影響來看，波蘭在加入歐盟前對歐盟 CFSP 持肯定態度，對歐盟採取的共同立場與共同行動幾乎毫無保留支持，因為其在加入歐盟前以順利加入歐盟為目標，完成入盟談判，但有一個例外凸顯波蘭對 CFSP 的堅持，2003 年波蘭與法德等國對是否支持美國發動對伊戰爭僵持不下，某些舊會員國認為波蘭是美國在歐洲地區的馬前卒 (Trojan Horse)，認為波蘭尚未加入歐盟前不應如此表明立場，部份會員國甚至以歐盟會籍威脅波蘭應謹言慎行；¹⁹ 加入歐盟後波

¹⁴ See Article 23 (1) of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07 February 1992, or Borek Lizec, "Do European Security Capacities Have Feet of Clay? *Perspectives* (Prague), Vol. 19 (Winter 2002/2003), p. 34.

¹⁵ 此即波蘭的地塹戰略，將波蘭與俄國隔開，避免波蘭成為東西陣營的權力競爭場所，請見 Marek Menkiszak, "Difficult Neighborhood: The Security Question in Polish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in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p. 125-170.

¹⁶ *Rzeczpospolita*, 29 August 2003, p. A1.

¹⁷ *Rzeczpospolita*, 27 October 2003, p. A10.

¹⁸ 波蘭前外交部長 Jacek Saryusz Wolski (1991-1996, 2000-2001) 認為波蘭應該玩狠一點，因為「賭金很高」(it is worth to play tough because the stakes are very high.)，請見 *Gazeta Wyborcza*, 30 September 2003, p. 8; *Rzeczpospolita*, 01 October 2003, p. A1, A7.

¹⁹ 法國總統席拉克公然要求波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就對美國攻打伊拉克事件閉嘴，並以否決入盟條約威脅這些國家親美立場。

蘭所受限制雖然較少，從目前觀察來看華沙政府仍樂意配合歐盟發表的聲明、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有學者認為經過伊拉克事件的影響，波蘭與德法等國均體認到外交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因此未來出現雙方公開決裂、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將會減少。²⁰

(二) 歐盟軍事整合意涵與波蘭外交政策

與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息息相關的是歐盟軍事整合，1992年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通過彼得堡任務(Petersberg Tasks)將人道救援與危機處理納入西歐聯盟的工作項目，1997年更將這項任務劃入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突顯歐盟未來處理軍事任務的依據。²¹不過歐盟軍事整合的重大突破還是在於1998年英法兩國在聖馬洛高峰會(St. Malo Summit, 1998)達成共識，²²後繼的聖馬洛宣言及其後的科隆高峰會(Cologne Summit, June 1999)、赫爾辛基高峰會(Helsinki Summit, December 1999)、拉肯高峰會(Laeken Summit, 2001)等不斷確認歐盟發展獨立軍事武力的重要性。儘管目前歐盟想到達到的目標有限，歐盟的目標是在自願合作的範圍內，能在60天之內部署5-6萬人的部隊並且能持續彼得堡任務長達一年以上，這項目標在輪值國希臘國防部長 Yiannos Papantoniou 於2003年5月19日宣佈快速反應部隊(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 ERRF)成軍。不過相關需要改善的軍備問題仍然存在，由於該部隊並非常設武力，況且若干重要設備仍須向北約商借，高科技武器如精靈炸彈、空中加油機、偵查裝備、以及重型運輸機等仍需加強。²³此外，國防預算在歐盟會員國偏低的現象也是造成美國與其他會員國軍事能力差距日益擴大的原因，歐盟會員國普遍不願意在國防經費上投注大量研發經費也是造成歐美雙方軍事實力差距逐年增加的原因之一。²⁴

上述這些問題影響了波蘭對於歐盟軍事整合的態度，波蘭並不樂見尚未完成整合的歐盟就先有獨立的軍事武力，外交與防衛政策的整合歷來就是歐盟整合的核心爭議所在，外交與防衛政策是否應該整合？如何整合？政策整合的核心所在？這些都是各國辯論的焦點，作為新加入歐盟的會員國，波蘭並不樂見象徵國家主權重要意涵的外交與國防政策頓時又落入其他單位的決策範圍，波蘭所堅稱的理由是，不同的國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並不相同，對於安全需求也不會有相同標準，而其所構建出來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文化當然也會有所差異。²⁵

第二，更為關鍵的則是美國和北約在歐洲的地位問題。從傳統的權力平衡來看，霸權會小心翼翼的觀察潛在挑戰者的軍事成長，雖然目前美歐雙方無論在意識形態與

²⁰ Fraser Cameron and Antoinette Primatarova, "Enlargement, CFSP and the Convention: The Role of the Accession States," *EPIN working paper*, no. 5, June 2003, p. 11.

²¹ Article J.7.2 *Treaty of Amsterdam*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7); or Alistair Shepherd,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op. cit., p41.

²² 英國表達有意發展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意圖後，歐洲軍事整合邁入新階段。英國先前對歐洲軍事整合態度較為消極，英國擔憂歐洲軍事整合將有害於北約組織的功能運作。不過當英國認知到波士尼亞與科索沃危機爆發和歐洲各國無力承擔衝突的相關性後，要求改變歐盟防衛政策之呼聲自然受到重視，請見甘逸驊，「歐盟憲法條約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憲法條約與歐盟未來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94年10月7日)。

²³ 歐盟雖然將部隊人數限定在6萬人之內，但如果加上正常輪替的部隊調動，實際上可能需要近3倍的人數，請見 Brian Crowe, "A Commo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3 (May 2003), pp. 533-546; *The Economist*, May 24th, 2003, p. 29.

²⁴ 從國民生產毛額的比較來看也一樣，歐盟會員國的國防經費佔GDP的比率僅1.7%，低於美國的3%。從研發經費來看，歐盟的研發也僅佔美國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歐盟與美國軍事力量差距日益增大的原因不僅在預算層次，同時也因為歐盟是相互獨立的國家，因此有不同的國防目標，例如各國都有數量不一的常備兵役，但徵兵制度並不適用於危機處理狀況，同時派遣赴海外執行任務之意願也較低。請見 <http://defence-data.com/archive/page13409.htm>

²⁵ Trevor Salmon and Alistair Shepherd, *Toward a European Army-A Military Power in the Making?*(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181-199.

文化的臨接性上有正向相關，但美國對歐盟發展 ESDP 仍有些許擔憂，美國的前提是要歐盟能提昇軍事能力，並在合作的基礎上處理雙方關係而非僅著重在軍事制度之建立上。另外一個考慮的焦點集中在 ERRF 部署的範圍與其行使的功能，這些問題與美俄相關，因為歐盟目前仍未能在不顧美國與俄國的反對下部署 ERRF 在與美俄重大利益相關的區域內，同時，美國仍需顧慮未來若歐盟的快速反應部隊牽涉與其他國家紛爭，美國可能因此介入其中，最後，若 ERRF 不能根據自己的利益規劃戰略部署，則 ERRF 在國際安全事務的影響力將會被大幅侷限，對執行與維護歐盟的利益也可能有所妨害，也可能影響波蘭的國家安全利益。²⁶

建議

從波蘭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演變來看，加入北約與歐盟是其兩大外交政策主軸，此兩大外交政策目標的達成突顯政策兩大本質：外部安全與持續現代化的政策目標。波蘭政府亦同時希望能夠避免採取選邊站的外交政策，企圖在歐盟與美國之間採取一條相對模糊的外交政策路線，藉以兩面討好。這種外交政策卻因為九一一事件而陷入困境，波蘭被迫採取重新向美國靠攏的外交政策。本文嘗試從外交政策分析角度重新理解波蘭後冷戰時期三大外交政策：加入北約、歐盟與九一一事件後的外交政策，以權力追求、理性考量、心理因素、歷史思維四大要素做橫向分析，此種方式避免了以單一理論進行分析的可能偏頗，並在該基礎上勾勒未來外交政策變化的基本格局。本文最終分析結果如下：

一、從波蘭後冷戰時期加入北約的外交政策來看，加入北約是為了穩固冷戰結束初期波蘭的週邊安全環境、滿足心態上對國家安全的需求，而以外交政策調整的方式來獲得外部安全保證，藉以獲得更穩固的權力地位，這一種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是以決策者的實質理性考量出發，同時為使加入北約更能夠獲得國內民意支持，決策者透過對歷史記憶的訴求加強民眾向心力。

二、加入歐盟則主要偏向以現代化過程提升國家能力的思考，而歸根究底則是「回歸歐洲」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將與西歐國家建立起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全面性交往，因此連帶影響波蘭政府對國家安全目標的認知，從過去僅重視領土安全轉向重視綜合安全。此外，在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波蘭政府充分給予民眾表達意見的空間，政治菁英透過公民投票取得全民共識，其效應是政府與民眾能夠在充分認知外部環境的前提下形成對加入歐盟的高度共識；最後，民眾支持加入歐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未來的期望，願意以目前付出相對代價的方式來換取未來更好的發展，這也是波蘭政府在推動加入歐盟的過程中一個重要因素。

三、九一一事件對波蘭外交政策而言屬突發性的狀況處理，因此波蘭政府僅能從實質理性的角度處理「何種外交政策」才是波蘭國家利益所在，政治菁英除了以歷史記憶強化決策正當性、且外交政策機械式的向權力追求的方向擺動外，波蘭政府同時在強調效率的前提下犧牲了外交政策的協調性與現代國際社會較重視的國際法拘束與國際組織授權等問題，這對正在熟悉歐盟制度運作、價值與信念如何融合的波蘭而言，短暫使華沙政府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運作框架。但反過來說，波蘭與德法等國因美國出兵伊拉克事件而造成的關係緊張卻成為未來處理類似問題的範本，若雙方願意共同記取經驗，未嘗不是將來雙方進一步改善互動關係的契機。

四、影響未來波蘭外交政策變化的可能變因在於波蘭將如何對安全環境重新評估，這當中包含北約是否能夠繼續扮演安全保證者的角色、波蘭如何評估潛在敵人的動向、對地緣政治變化的判斷是否合於波蘭國家利益等，北約持續東擴與繼續和俄國保持良好互動有助於緩解波蘭外部安全環境的不安感，可以讓波蘭在後冷戰時期獲得

²⁶ Alistair Shepherd,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op. cit., p. 54.

主權獨立之果實得以延續，滿足波蘭的安全需求。但影響波蘭對安全環境評估的要素不僅止於北約能否繼續存在於歐洲大陸，更關鍵因素可能在於重新對歐洲安全本質的探究，以及對俄國未來發展、波俄關係的擬定等等。

五、對安全環境重新評估也可能性來自於一般民眾對外交政策目標的認知重構，從波蘭參與美國攻打伊拉克及其後的穩定任務來看，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對美國軍事行動有不同的支持度，政治菁英礙於國家利益之維繫而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然一般民眾卻對何謂波蘭國家利益之認知產生基本鬆動，儘管這些鬆動目前並不明顯，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層次如何亦難有定論，但一般民眾對「歐洲」的概念逐漸顯現，與此相關的則是對於歐盟是否應該繼續深化、歐盟是否應該繼續擴大軍事與外交層次的整合、歐盟是否應該繼續向外推展歐洲人的價值觀等，這一些變化也很可能是影響未來波蘭外交政策走向的重要關鍵因素。

計畫成果自評

筆者非常榮幸能獲得國科會的支持進行本計畫的各項推展，國科會提供的協助來自於兩大面向，第一，實質的經費補助，筆者感謝國科會對計畫主持人提供物質上的後勤支援，使本計劃能夠順利完成；另一向更大的動力則來自於研究計畫專題補助的激勵，對新進的研究人員而言，得到國科會專題研究獎勵是一種相當大的肯定，筆者在此衷心感謝國科會之支援與協助。

就本計劃的成果評估面向而言，本研究計劃達成以下幾項目標：

1. 初步完成國內外相關學術機構相關文獻蒐整，此項工作對未來持續深化相關研究時有重要意義。

2. 理解後冷戰時期歐洲地區安全環境架構，重新建構影響安全環境的各項因子，對研究計畫的理論體系之搭建有「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功效。

3. 專家訪談的重要性突顯在觀念的溝通與啟發，作為本研究計畫對象，也就是波蘭的外交政策，多數的波蘭政治菁英依然保有對外部安全環境「戒慎恐懼」的基本認知，在此等環境底下，觀念的變遷以相對靜態方式存在於菁英與大眾的認知圖像之內，如果缺乏外部環境因素的改變(如加入歐盟或獲得北約的外部安全保證)，此等任之變遷的可能性將更微弱。不過隨著加入歐盟的歐洲化過程，其衝擊不僅僅是成本效益的得失分析，對波蘭民族而言，衝擊可能遠超乎目前的想像，這也是未來筆者努力的研究方向。

除上述目標外，本計劃仍有以下幾項目標可供改進：

1. 波蘭與其他中東歐國家研究近來受到國際與國內研究者的重視，不過這一塊地區的種族、語言和文化都有極大差異，如何建立國別性的研究資料庫仍是當務之急。

2. 中東歐國家自 2004 年加入歐盟起，其受到歐盟政經文之各項影響逐漸增大，建立長期與密切之觀察這些國家未來發展亦是重要課題，如此當可發現這些國家面臨轉型過程中的發展軌跡，未來研究並可進而建立轉型過程的理論模式建構。

赴國外研習心得報告

本次承蒙國科會補助，赴波蘭實地調查訪問，行程安排如下

7月4日啟程前往華沙

7月5-8日參加華沙大學「中東歐地區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參與和來自美歐等國多位學者針對中東歐國家近20年來的政治改革與加入歐盟、與美國關係等議題之討論，每天三場、為期四天之座談顯示會議之豐富性，筆者會後並與多位學者就座談內容進一步提出問題交流，筆者是東亞地區唯一出席之學術單位人員，對筆者而言收穫頗豐。與會學者訪談重點如下：

1. 波蘭加入歐盟的成功經驗將持續推廣至中東歐其他地區
2. 烏克蘭的發展過程相當值得重視，未來歐盟能否持續推動東面政策對烏克蘭的民主改革道路有相當重要影響
3. 白俄羅斯總統選舉爭議不代表白俄羅斯從此脫離西方陣營，歐盟與波蘭等會員國對白俄羅斯的持續關心將是促成下一波白俄改革的潛在因素。
4. 對新會員國而言，保持與美國穩定的「跨大西洋」交往對新會員國有極其重要的外部安全意涵，這項外部安全因素限制在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
5. 石油供應室中東歐地區發展的另一向重要指標，俄國透過石油作為外交政策槓桿，並據以推動其對中東歐和歐盟的外交關係，前烏克蘭無預警的停止天然氣供應即是一例。
6. 前白俄羅斯反對黨總統候選人米林柯維奇赴華沙大學演講，針對白俄境內極權統治、打擊異議份子、媒體箝制與人權缺乏保障等面向提出抨擊，同時就自己遭白俄司法起訴與對參加示威抗議者進行秋後算帳等議題公開呼籲白俄執政者盡速修正作為。

7月9日訪談華沙大學學者Edward Halizak就波蘭加入歐盟後之經濟改革進行討論，從波蘭於歐盟內部之經濟競爭地位、補助款之運用等面向開展，訪談重點如下：

1. 由於談判策略的成功，波蘭在享有補助款的部分上呈現正面發展，波蘭再度成為新會員國獲得歐盟補助的最高額度。
2. 加入歐盟使波蘭再全球經濟地位得以強化，並穩固波蘭在歐盟內的競爭地位。
3. 但若干經濟面向仍須持續改進，如政府行政效率、失業率與吸引外資等。

7月10日出發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觀摩城市發展，赴阿姆斯特丹大學參訪

7月13日啟程返回台灣

綜觀此次赴國外研習心得，對拓展亞洲地區掌握歐洲整合過程中知識菁英所關心的事項頗有助益，對筆者未來繼續從事相關議題研究亦有直接與間接助益，筆者於國外研習結束後隨即整理心得，並將心得以學術著作的方式，於中國政治學會2006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上公開宣讀，會後並與評論人進行深度對談。總之，感謝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研習，讓筆者有充裕資源得以持續深化研究內涵。

赴國外研習心得報告

本次承蒙國科會補助，赴波蘭實地調查訪問，行程安排如下

7月4日啟程前往華沙

7月5-8日參加華沙大學「中東歐地區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參與和來自美歐等國多位學者針對中東歐國家近20年來的政治改革與加入歐盟、與美國關係等議題之討論，每天三場、為期四天之座談顯示會議之豐富性，筆者會後並與多位學者就座談內容進一步提出問題交流，筆者是東亞地區唯一出席之學術單位人員，對筆者而言收穫頗豐。與會學者訪談重點如下：

1. 波蘭加入歐盟的成功經驗將持續推廣至中東歐其他地區
2. 烏克蘭的發展過程相當值得重視，未來歐盟能否持續推動東面政策對烏克蘭的民主改革道路有相當重要影響
3. 白俄羅斯總統選舉爭議不代表白俄羅斯從此脫離西方陣營，歐盟與波蘭等會員國對白俄羅斯的持續關心將是促成下一波白俄改革的潛在因素。
4. 對新會員國而言，保持與美國穩定的「跨大西洋」交往對新會員國有極其重要的外部安全意涵，這項外部安全因素限制在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
5. 石油供應室中東歐地區發展的另一向重要指標，俄國透過石油作為外交政策槓桿，並據以推動其對中東歐和歐盟的外交關係，前烏克蘭無預警的停止天然氣供應即是一例。
6. 前白俄羅斯反對黨總統候選人米林柯維奇赴華沙大學演講，針對白俄境內極權統治、打擊異議份子、媒體箝制與人權缺乏保障等面向提出抨擊，同時就自己遭白俄司法起訴與對參加示威抗議者進行秋後算帳等議題公開呼籲白俄執政者盡速修正作為。

7月9日訪談華沙大學學者 Edward Halizak 就波蘭加入歐盟後之經濟改革進行討論，從波蘭於歐盟內部之經濟競爭地位、補助款之運用等面向開展，訪談重點如下：

1. 由於談判策略的成功，波蘭在享有補助款的部分上呈現正面發展，波蘭再度成為新會員國獲得歐盟補助的最高額度。
2. 加入歐盟使波蘭再全球經濟地位得以強化，並穩固波蘭在歐盟內的競爭地位。
3. 但若干經濟面向仍須持續改進，如政府行政效率、失業率與吸引外資等。

7月10日出發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觀摩城市發展，赴阿姆斯特丹大學參訪

7月13日啟程返回台灣

綜觀此次赴國外研習心得，對拓展亞洲地區掌握歐洲整合過程中知識菁英所關心的事項頗有助益，對筆者未來繼續從事相關議題研究亦有直接與間接助益，筆者於國外研習結束後隨即整理心得，並將心得以學術著作的方式，於中國政治學會2006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上公開宣讀，會後並與評論人進行深度對談。總之，感謝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研習，讓筆者有充裕資源得以持續深化研究內涵。

波蘭入盟的歐洲化過程： 以農業政策為例*

楊三億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摘要

冷戰後中東歐各國的政治發展相當受到外界矚目，這些國家在東西對抗的兩極體系瓦解後紛紛揚棄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期的民主化與非共化改革、推動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等皆是此一明證，這些會員國轉型過程中得力於各種不同的動力，這些動力有來自於內部政治改革的呼聲要求與歐盟提供的改革誘因等。本文希望能夠建立一套模式據以分析波蘭政治轉型的內外部動力的相互關係，這個模式希望可以詮釋內部政治體制改革與歐洲化過程間的關係。

關鍵詞：波蘭、歐洲化、歐洲聯盟、農業政策

壹、前言

過去近 17 年的時間中東歐地區政治發展出現許多重大變化，1989 年 2 月波蘭共黨政府被迫與當時還是違法的地下組織團結工聯舉行圓桌談判，並在同年的 4 月取消禁止團結工聯活動的法令，波蘭這一波的民主化運動很快的影響到其他地區，1989 年 12 月 7 日捷克聯合政府成立、1989 年 12 月 22 日羅馬尼亞共產政權西奧塞古的統治也劃下句點，東德也於 1990 年 3 月 18 日舉行第一次的自由選舉，1991 年 12 月 20 日蘇聯的瓦解更標誌著共黨陣營的發展至此告一段落；¹ 不過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發展並未就此打住，波蘭於 1991 年開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國會(Sejm)於 1992 年先以通過過渡性質的憲法以為過渡時期波蘭國家的憲政架構、再於 1997 年正式通過目前使用的新憲法，其他的中東歐國家如匈牙利與捷克等國也紛紛推動民主化的改革，而這些改革過程還伴隨著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這重要事件。本文認為，政治發展並不是斷裂性的發展，民主改革有

*未經作者同意請暫勿引用。

¹ Todd Sandler and Keith Hart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O---Past, Present,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0.

其延續性，² 波蘭自後冷戰時期結束後的政治改革具有相當強烈的動機存在，這項動機就是以順利成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以下簡稱歐盟³)的會員國為主要目標，或以波蘭最常用的術語來說，就是「回歸歐洲」(George Stanford, 2003:182-183)。回歸歐洲的目標是如此重要，伴隨著達成這個目標的影響則是出現在波蘭內外環境發生的變化。

本文選擇波蘭做為分析中東歐國家政治改革的切入點，因為波蘭不僅是這個區域中人口最多、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波蘭的各項政策對中東歐其他國家也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例如在推動非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爭取加入歐盟等重要國際組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除此之外，波蘭同時也是歐洲化(Europeanization)過程中的重要代表，波蘭在歐洲化過程中接受了來自歐盟的各項要求，但同時也嘗試在加入的過程中將本國訴求內化到歐盟內部運作之中。

貳、歐洲化的過程

一、歐洲化的分析方式

對研究歐盟發展的學術討論而言，「歐洲化」的研究近來成為了解歐盟與其會員國間互動關係討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歐洲化」的研究有其更早的源頭，從哲學與歷史的角度看「歐洲化」，其主要描述的對象是那些由歐洲內部發展出來的社會思潮與科技工藝，如資本主義的生產與製造方法、工業時代與後工業時代的社會組織、以及諸如容忍、團結、與自由等價值觀。⁴ 本文擷取「歐洲化」功能性的解釋面向，也就是說將歐洲化的概念放到歐盟及其會員國的互動之中，著重詮釋在歐盟內部發生的交互關係。

從歐洲化的角度看歐盟發展，歐洲化較著重於「歐洲層級」(European level)與「國家層級」(member-state level)雙向互動(Borzell and Risse, 2003; Radaelli 2000)，這些互動的場域發生在政策產出與制度變革等面向上，對政治、政策、與政體(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y)的產出產生一定影響。⁵ 不過這裡尤須註明的一點是，歐洲化發生的場域雖然以

² 有學者甚至將波蘭的民主改革至早追溯到 18 世紀末，將 18 世紀末期的 Stanislawian reform(指的是 the 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 年 5 月推出的第一部歐洲憲法延續到後團結工聯時代，請見 Maria Cirtautas, *The Polish Solidarity Movement: Revolution, Democracy and Natural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1997).

³ 雖然歐洲聯盟的前身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但本文為求行文一致起見，文後一併以歐盟作為指涉歐體與歐盟之代表性名詞。

⁴ Anastassia Obydenkova, "Democratization, European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beyond the European Union: Search for Empirical Evidenc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10 (2006) no. 1, p. 5; cited from Nada Svob-Dokic, "Europe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Southern European Experience and the Perspective for New Member States of the Enlarged Europe," Paper Contribution to the CIRES Conference "Europe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Florence, Italy, 16/06/2005 – 18/06/2005.

⁵ 政治層面(politics)歐盟與會員國國內政治發展，如政黨政治；政策領域(policy)則是關於各項政府部門所為之決策；政體(polity)則泛指國家相關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的調適與變遷，請見 Michael Baun, Jakub Durr, Dan Marek and Pavel Saradi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zech Politics: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 Referendu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4, no. 2 (2006),

會員國的內部政治為主，但對歐盟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也有程度不一的影響。

再看影響力的表現而言，歐洲化存在著雙向的交互影響關係，其一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所施加於對其會員國的影響力表現，這些表現對新(2004年5月1日加入的 EU-10)、舊會員國(原 EU-15)的表現也不一致，一般而言，歐洲化對新會員國的影響力要大於對舊會員國的影響力，歐盟對新會員國的影響層次尤其表現在申請入盟的關鍵面向上，歐盟所要求的入盟標準如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尊重會員國的規範、尊重國家認同等，⁶ 這些要求對申請入盟的新會員國的確產生相當大的拘束力，對其內部的政治發展與制度變遷也產生一定影響；當然，歐洲化的過程不僅發生在新會員國內部，對舊會員國來說同樣也具影響力，不過這並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歐洲化過程影響力的第二面向是會員國不僅僅作為一個被動的被影響者存在，除了接受歐盟的約束之外，會員國還希望能夠將自己國家發展的特色放到歐盟這個大熔爐之中，讓自己的國家特色成為歐盟整體特色的一部份(Wallace and Wallace, 1996)；讓自己的國家特色能存在於歐盟整體中，這樣的考量除具有保存本身價值、文化與制度的優點外，還能藉此管道作為影響其他國家的力量存在。就實際研究發現，波蘭的入盟談判過程並非照單全收，波蘭除了是一個規範接收者(norm-taker)之外，波蘭還企圖成為規範的創造者(norm-entrepreneur)。從某個角度來說，歐洲化的過程頗類似於電腦程式，當會員國都從歐盟那裡「下載」若干規則、制度或價值信念的時候，會員國同時也希望「上傳」自己本身的某些價值、文化或制度。⁷

最後，和「歐洲化」相近的還有「條件設定」(conditionality)的概念(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2005:29-50)，歐洲化強調的是歐盟內部諸如價值信念、規範與標準的同一化過程，而「條件設定」則強調歐盟對東擴所設下的強制性規範，尤其重視新會員國是否將歐盟各項法律轉化(transposition)成為新會員國內部的正式法律(Elizabeth Bomberg and Alexander Stubb, 2004:116)，條件設定讓歐盟的規範成為落實歐盟要求新會員國的最重要工具性手段之一，歐盟與新會員國間也藉此共同讓歐洲化得以在共同生活圈範圍慢慢形塑而成。

二、波蘭轉型的歐洲化過程

冷戰結束，蘇聯與日後的俄羅斯撤出中東歐地區勢力範圍，包含波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終於真正享有獨立自主的活動空間，對波蘭的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而言，在回歸歐洲的架構下思考並規劃後冷戰時期的發展主軸是最重要任務，加入歐盟(及北約)即是回歸歐洲的重要目標，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日後波蘭與歐盟的雙方談判過程縱有諸多阻礙，這些阻礙終究並未成為阻撓波蘭加入歐盟的願望。

如前文所述，波蘭的改革不同時期得力於幾個不同模式來源，轉型可分為源自於內部的改革動力(domestically-driven)與來自於外部(也就是歐盟)的改革動力(EU-driven)，這兩項動力在不同時期扮演不同程度的力量，90年代初期波蘭民主化運動主要得力於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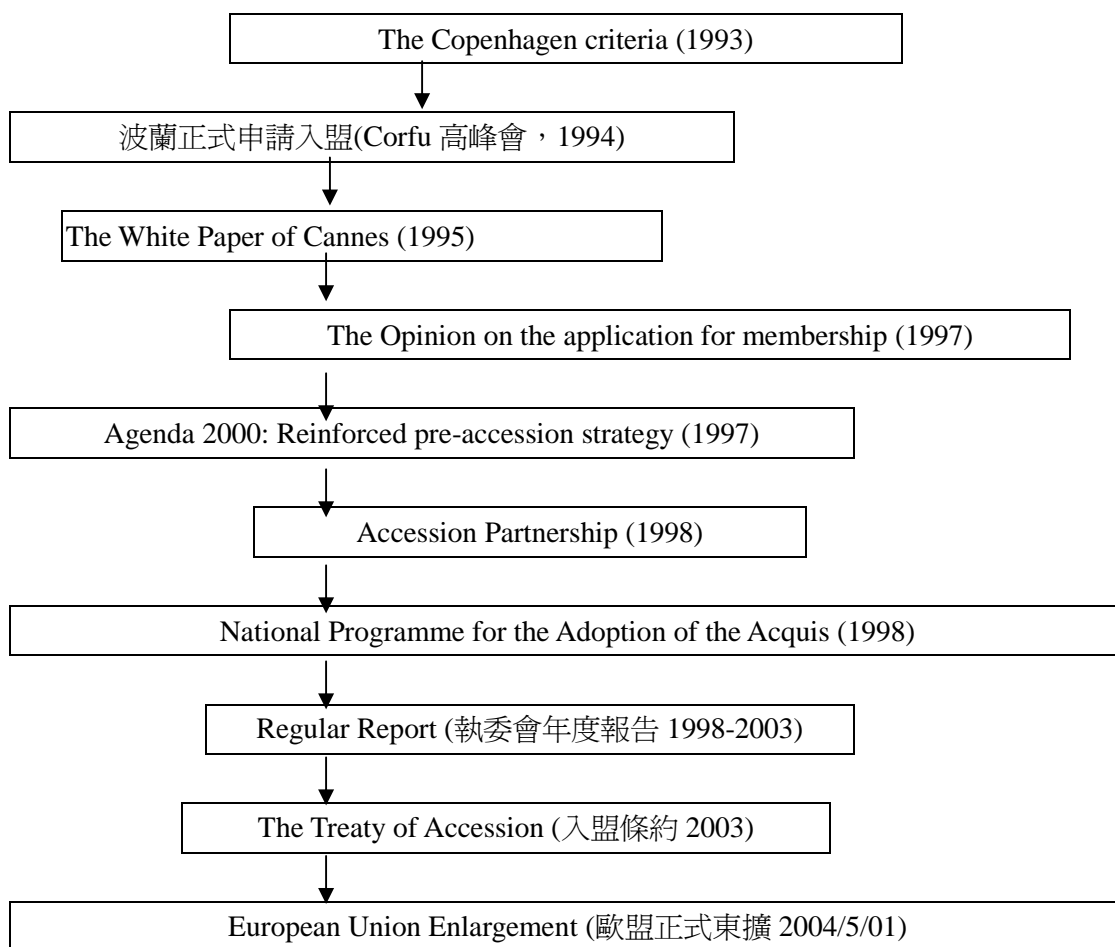
p. 252.

⁶ See "Article 6 and 49 of the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 325/7, 24 December 2002.

⁷ 本文礙於篇幅限制，討論重點主要集中在歐洲化的「下載」過程，也就是著重在波蘭如何接受歐盟的價值與規範。

改革動力，不過那個時期的歐洲共同體也提供若干的外部協助；當 1993 年歐盟提出哥本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⁸ 作為申請國入盟標準、1994 年波蘭正式提出申請成為歐盟會員國後，波蘭的改革目標變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以滿足歐盟標準為目標，因為只有合乎歐盟標準才能正式成為歐盟的會員國，波蘭申請入盟的流程圖請見圖一。

圖一 波蘭申請加入歐盟流程圖



資料來源：Jan Borkowski, "Prospects for Poland's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s Procedure for Accession and Its Strategy Regarding Poland," *Studia Europejski*(Warsaw), vol. 20, no. 4 (2000), p. 209.

⁸ 這些標準是主要集中在國內民主制度（法治與少數民族保障）改革、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以配合歐盟的自由競爭環境，以及具有能力執行歐盟的各項要求, retrieved from EU official website http://europa.eu.int/information_society/activities/atwork/documents/dgenlargementbrochure/sld005.htm, 31 July 2006.

除了區分波蘭境內與境外(domestically-driven 和 EU-driven)兩種不同動力來源外，我們觀察影響波蘭進行政治改革的方式也有不同模式，其一是外部誘因(external incentive)的影響方式，這個方式是歐盟透過提供物質誘因的方式讓包含波蘭在內的入盟候選國(EU candidates)來按照歐盟的標準進行改革，外部誘因可以是多樣性的，包含最高層次的會籍最終確定乃至於各項基金的補助皆屬此等範圍，因此這項誘因的提供屬於成本效益的分析範圍(cost/benefit calculation)，另外一項影響方式則是透過強調合法性、價值信念、認同等訴求來獲得波蘭加入歐盟的認可，並進一步將這些歐盟價值信念內化成波蘭的民族價值，這一種的影響方式也可稱為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的影響方式，請見表一。

表一 波蘭政治轉型的歐洲化過程

	外部誘因 ⁹ (External incentive)	社會學習 ¹⁰ (Social learning)
內部改革訴求 (Domestically-driven)	外部力量對波蘭初期政治改革作用較不明顯	波蘭政治改革之內部訴求具學習特性
外部改革要求 (EU-driven)	歐盟的外部誘因對波蘭政治改革提供重大動力	波蘭透過社會學習模式內化歐盟價值與規範

資料來源：作者參閱 Michael Baun and Jakub Durr(2006)、Judith Kelley (2006)、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2005)以及作者本身觀察綜合而成。

表一可區分為四大區塊討論，左上角代表波蘭政治改革的內部訴求，這個內部訴求在 90 年代初期發揮相當關鍵的地位，下文將提及的波蘭執政黨與團結工聯圓桌會議都在此時發揮關鍵性的影響力，西方各國當時雖然也提供了相當的物質協助與關心，不過波蘭的政治改革模式主要仍以社會學習為主(右上角)，這當中包含了對西方政治民主的制度模仿、政黨政治的互動模式學習等，透過相稱性的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來達到國家順從外部規範的目的(Jeffrey Checkel, 2001: 557)。社會學習可以是隱性或顯性的學習過程，也可以是透過社會動員的過程來達到，在初期的改革階段，波蘭的反對黨透過大規模的群眾動員與示威抗議來達到此一目標，這也是一種教育的過程，藉由訴求群眾的方式引起大眾注意而達至政治改革的目標(Audie Klotz, 1995;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1996)。

左下角顯示波蘭政治改革受到外部改革訴求相當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波蘭正式申

⁹ 我們也可以用「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概念來做為分析外部誘因對波蘭的影響，此即對外部誘因的戰略考量(strategic calculation)是基於對理性的選擇而來。

¹⁰ 相對於外部誘因的影響方式，社會學習論重視語言或遊說等模式對波蘭的影響。

請加入歐盟後尤其明顯，歐盟提供的各項直接或間接誘因，直接誘因如初期的法爾計劃 (Poland-Hungary Assistance in Restructuring their Economies, PHARE)、SAPARD(Special Accession Programme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或 ISPPA(Instrument for Structural Policies for Pre-Accession)等、¹¹ 歐盟的各項基金補助與直接財政補貼、¹² 乃至於最終會籍的提供等，間接的誘因如加入歐洲單一市場後享有的產品自由流通地位、吸引外資以獲取外部技術與資金等，對波蘭實際上產生很大的影響。

右下角「透過社會學習模式內化歐盟價值與規範」來自於歐盟與波蘭內部都有反對歐盟納入新會員國的聲浪，這些反對聲浪主要來自於對歐盟與會員國擔憂未來財政預算惡化、擔憂對未來勞工自由遷徙的國內就業率問題、對本國產品競爭力等問題，歐盟會員國與波蘭內部都有相當的反彈聲音。透過社會學習模式「內化歐盟價值與規範」成為波蘭等新會員國與歐盟處理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之一，論者以為這是一種「修辭性的行動」(rhetorical action)，政治精英透過語言的使用來獲得群眾支持，而這種語言又是以符合社會期望的規範為基礎(Frank Schimmelfennig, 2001:48; Ziya Onis, 2004)。

參、波蘭政經改革與歐洲化

一、90年代初期改革

波蘭於 1989 年由反對共黨統治的異議人士藉工會運動抵抗共黨的專制統治揭開序幕，但實際上，波蘭的民主化過程甚早，1956 年波蘭西南方的大城波茲南(Poznan)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示威抗議，當時異議人士由初期要求的調升工資與降低賦稅等轉而成爲要求更多的人權保障與自由民主，並連帶呼籲開放宗教信仰的自由，雖然當時的訴求遭到鎮壓，不過此舉已開中東歐國家民主改革的訴求先聲(黃鴻釗，1998: 73-83)。

波蘭的民主化腳步在 70 年代亦有重要發展，1970 年 12 月波蘭北方大城格但斯克(Gdansk)因爲華沙政府財政惡化而調升重要民生物資物價，在缺乏相對配套的措施下導致工人生活日益困難而上街示威抗議，這次的抗議並連帶與其他周邊城市串聯，形成更大規模的集體抗議。波蘭工人群眾抗議的特色是尋求訴求的正當性，當工人訴求初期以薪資等個人或小群體的利益爲主時，在面對龐大的國家統治機器時，其訴求的訴求重點往往改以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也就是尋求政府開放意見表達與集會結社等自由。1970

¹¹ Układ Europejski ustanawiający stowarzyszenie między Rzeczpospolitą Polską, z jednej strony, a Wspólnotami Europejskimi i ich państwami członkowskimi, z drugiej strony, (The Europ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ith their member states on the Other Side), *The Journal of Statutory Law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nex to no. 11, item 38, Warszawa: Urząd Radz Ministrów (Warsaw: the Office of Council of Ministers), 27 January 1994, p.6.

¹² 歐盟主要的基金分配大底有以下幾項：European Agriculture Orientation and Guarantee Fund (EAGGF), European Social Fund (ESF), European Regional Fund (ERF),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 of the Fishing Orientation (FIG), The Cohesion Fund, 及其他各項基金補助等，請見 Ewa Bednarz, "Billions for Investments," *What's Up in Wrasaw*, vol. 3, no. 5 (May 2004), p. 30.

年年底「格但斯克」的示威抗議和 1956 年的「波茲南」事件、1968 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有相似的遭遇，工人大規模的罷工與示威抗議遭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軍隊與坦克車的鎮壓而告終結，這些鎮壓行動表明了波蘭政府動用武力鎮壓示威與否的最終決定須聽命於來自於莫斯科的指示。從這些經驗中反對派人士汲取教訓，影響日後波蘭 80 年代末期反對人士對抗共黨的策略。

1988 年波蘭境內出現新一波的民主運動風潮，這一次的抗議行動伴隨波蘭國內物價大幅上揚與重要民生物資缺乏的窘境，領導反對政府的異議人士是當時還未合法化的團結工聯(Solidarity)組織。鑒於過去以往經驗，當時的異議人士無法預估莫斯科對波蘭民主改革的容忍度會有多高(Roman Kuzniar, 2001:19-91)，因此 1989 年團結工聯與波蘭執政黨統一工人黨舉行圓桌談判時，團結工聯並未提出共黨下台之訴求，雙方僅就國會議員席次開放普選、團結工聯合法化地位、未來總統任期、停止新聞審查與經濟改革等事項進行談判，雙方絲毫未就波蘭共產黨的存續地位進行討論。¹³ 這種協商談判模式對波蘭未來的政黨政治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民主派人士幾乎在首次的普選過程獲得絕對性的勝利，然而因為對局勢的判斷，波蘭共產黨得以在初次的國會改選仍然掌握過半數的席次，並且日後得以從容的轉化為左派民主政黨。¹⁴

在中央政治體制方面，波蘭反對派在圓桌談判的過程中提出兩院制主張，其主要著眼於保守派人士估計下議院(Sejm)將可能仍由共黨掌握主導權，故而反對派能掌握上議院(Senate)，1989 年 6 月 4 日的選舉結果也顯示反對派在上議院的席次大獲全勝。¹⁵ 圓桌會議提出中央政府體制改造的另一特色是強化共和國總統的職權，這項方案原先規劃為由上下議院聯合選舉，後因華勒沙(Lech Wałęsa)的堅持而改為全民直接選舉，華勒沙並因此當選第一任波蘭直接民選總統，1992 年 10 月 27 日波蘭修定的憲法(一般稱之為小憲法, Small Constitution)賦予總統在國防、外交與重大內政事務上的權力，此舉導致與內閣所領導的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出現職權上的重疊，也為當時的總統與總理府的互動關係投下多起的衝突事件(Karl Cordell and Andrzej Antoszewski, 2000:127-131)。1997 的新憲法則較完整的確認總統與總理間的關係，雖然總統依然在外交與國防事務上享有較大影響力，且在中央銀行、國家安全會議等人事問題上享有提名權，但內閣人事任命權則由內閣獨享，總統與總理間的爭端也由憲法的第 158 條所調解，國會可對總理提出不信任投票(a vote of no confidence)，若不信任案通過則由總統重新任命新總理。

對於上述的政治體制改革，論者以「合理化的國會制」(rationalized parliamentary system)、 「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或是「總統－總理制」

¹³ 普選席次的分配方式如下：60%的席次保留給波蘭共產黨與左翼政黨，5%席次保留給親共產主義的天主教團體，餘下的 35%才開放競選。Witold Mizerski, *Tablice Historyczne* (Warsaw: Wydawnictwo Adamantan, 2002), pp. 295-297.

¹⁴ 1990 年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ZPR)解散，由左派「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 of the Polish Republic, SdPR)繼任，選舉 Aleksander Kwasniewski 為首任領導人。

¹⁵ 上議院總席次 100 席的選舉結果團結工聯獲得 99 席的大勝，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僅獲得一席，請見 <http://www.senat.gov.pl/k6eng/historia/noty/index.htm>, retrieved from Poland's Senate official website, 30 July 2006.

(presidential-parliamentary)來指涉波蘭政治制度運作的轉變(Keith Crawford 1996: 290)，這些制度學習過程(institutional learning process)背後隱含的意義在於，波蘭從歷史經驗認知到，認為無論是純粹的總統制或純粹的內閣制都很難帶來政治穩定，自由民主的模式需要奠基在每個國家不同的實踐經驗上，對波蘭而言，總統與總理的雙重的領導模式(dual executive)是可欲的選項。

從上觀之，波蘭 90 年代政治改革初期主要得力於內部的改革動力，外部雖然也提供了若干的誘因，如歐洲協定(European Agreement)的簽署(Rodney Leach, 1993:22)，在對外貿易關係上獨惠中東歐國家，不過初期這些誘因的直接效果不大，宣示性大於實質性意義，但歐盟此舉對促成未來中東歐國家與歐盟進一步的貿易合作有較大影響。¹⁶ 因此，觀察波蘭 90 年代初期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來源，其與社會學習的模式較為接近，這種社會學習的模式主要發生在內外環境之中，對外波蘭的反對人士向外發散並尋求共同的反對運動經驗，波蘭的反對人士與當時中東歐和西方各國保有密切聯繫，就反對運動的目標與進行方式共謀計畫；學習的場域也發生在內部的過往經驗，波蘭的反對派人士針對過去反對運動被鎮壓的經驗，以及缺乏來自莫斯科的可能反應訊息問題上，反對人士決定不挑戰波蘭共黨的底線而改採較為溫和的改革路線，對未來波蘭兩黨政治產生很大影響(Alan Renwick, 2006:36-57)。

二、外部誘因：入盟成本效益分析

在波蘭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另一方面華沙政府也積極申請加入歐盟。如前所述，波蘭申請加入歐盟過程首先面對的要求即是「哥本哈根標準」，不過哥本哈根標準並沒有設下具體的行動步驟，歐盟因此將監督波蘭加入歐盟符合規範的重任交給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¹⁷ 從 1994 年 4 月 5 日波蘭正式申請加入歐盟開始，歐盟感受到波蘭龐大的入盟意願，華沙政府希望能夠盡早實現加入歐盟的計畫。¹⁸ 為了回應波蘭和其他中東歐國家強烈的訴求，歐盟執委會於 1997 年發表「議程 2000」(Agenda 2000)的總合性文件來為即將加入歐盟的新會員國作準備，Agenda 2000 的重要工作之一即是規劃申請國入盟前的後續戰略工作，此項文件著眼於進一步加強申請國在各項領域的執行能力，並由歐盟執委會發布的 *acquis* 為主導方針，配合年度報告(Regular Report)執委會可就申請國在各項領域的發展進度要求申請國提出說明或進行改善，以及

¹⁶ 歐洲協定的簽署讓 90 年代初期中東歐國家得以享有對歐盟雙邊的小幅度貿易順差，但隨著中東歐國家內需市場的擴大，歐盟迅速的開始轉虧為盈，截至 1997 年前歐盟對該區貿易總計約有 640 億歐元的順差，佔同期總體歐盟對外順差的 83%，請見 Andras Inota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U Enlargement: A Survey of the Influence Pressure Groups* (Budapest: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01, 1999).

¹⁷ 檢討報告工作歸給當時執委會下轄的總署(Directorates-General, DG)的 DG1A 部門，作為中立的評估機關。

¹⁸ 歐盟與波蘭簽署的歐洲協定雖表明願意給予中東歐國家歐盟最終會籍，但波蘭並不滿足一個沒有設定日期的許諾。Układ Europejski ustanawiający stowarzyszenie między Rzeczpospolitą Polską, z jednej strony, a Wspólnotami Europejskimi i ich państwami członkowskimi, z drugiej strony (The Europ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ith their member states on the Other Side), *The Journal of Statutory Law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nex to no. 11, item 38, Warszawa: Urząd Radz Ministrów (Warsaw: the Office of Council of Ministers), 27 January 1994, p.6.

提供財務上的相關援助。¹⁹ 這個階段協商的事務層次主要在會員國的大使或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申請國派出的協商代表亦參與其中表示意見，具體協商的結果通通納入入盟的草約之中，協商的主要內容是完成入盟談判所需的關於人員、貨物、勞務、資本、農業、漁業、交通等總計 31 個主要項目。²⁰ 當波蘭完成這 31 項的協商過程後，入盟事宜進入最後階段。申請加入歐盟的最後階段包含兩個要項，第一要項就是需要歐盟下轄的各相關機構提出綜合的最終協商同意報告，第二要項即是需要會員國與申請國完成協商談判程序。這兩項程序完成後，根據各國憲政規定最終協議內容呈交各締約國批准(國會通過或交由全民公投複決)，迨所有國家都完成批准程序後，波蘭正式成爲新會員國(Matthias Pechstein and Philipp Kubicki, 2002:238-240)。

從成本效益(cost/benefit calculation)的分析面向來看，波蘭加入歐盟本身對歐盟與波蘭各產生正反不一的效應。成本效益分析又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如果歐盟不東擴將可能增加邊境管理的成本、EU-15 可能需要負擔潛在的邊境偷渡壓力；歐盟不東擴也將失去一項影響波蘭及其他中東歐國家政經發展的途徑，對未來歐洲地區的穩定可能產生不良影響。對波蘭而言，不加入歐盟的代價很可能就是從此被排除在歐洲發展的主軸之外，對波蘭各項領域的未來發展也將產生極大妨害(Frank Schimmelfennig, 2001:47; Susan S. Nello and Karen E. Smith, 1998:31-53; Roger East and Jolyon Pontin, 1997)；對歐盟而言(特別是 EU-15)，協助波蘭加入歐盟更可以名正言順的要求波蘭政府推動一系列的改革，這當中包含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等面向。政治改革可據以推動歐盟最關心的波蘭民主化程度，讓波蘭從此脫離共產主義的束縛；而經濟改革可以穩固波蘭的經濟發展，讓波蘭持續朝市場自由的改革道路前進而不至於回到俄國的勢力範圍，同時經改也有助於增強波蘭民眾對改革的信心，讓民眾願意繼續停留在本國境內以減少向西方移出的壓力，對 EU-15 而言也可減輕邊境壓力(Marijke Breuning and John T. Ishiyama, 1999:368)。

第二，從支出與收入的對比來看，加入歐盟對波蘭的好處有以下幾項：1. 隨著波蘭正式成爲會員國，雙方貿易與投資往來的各項設限取消，在加入歐盟的外部信心增強效果下，EU-15 將進一步擴大對波蘭的投資；2. 波蘭的農業體系將納入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 統籌範圍，波蘭可以享有來自歐盟的農業補貼以及享有產品自由流通的優勢；²¹ 3. 波蘭從此可在歐洲單一市場內發展本身的競爭優

¹⁹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on Poland's (and other candidate countries)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for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1998-2003*. 或請見 *Rzeczpospolita*, 25-26 October 2003, p. A1, B1.

²⁰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Guide to the Negotiations Chapter by Chapter*,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Enlargement, Information & Interinstitutional Relations. June 2003, pp. 1-93.

²¹ 歐盟與波蘭達成了一項過渡性質的妥協方案，歐盟同意波蘭自 2004-2006 每年的農業直接補貼比率分別爲 25, 30, 35%(相較於舊有的會員國比率，此項補助由歐盟直接撥款)，補貼的對象是種植馬鈴薯，牛、豬肉及其他養殖業，種植面積超過一公頃按種植面積補貼，另外波蘭的農業補貼還來自另外兩個方面，其中之一是約占農業補貼 15%的歐盟基金基礎建設補貼，而另外的 15% 補貼來自各波蘭政府財政預算，這總共就構成了相當於 EU-15 的 55, 60, 65%的農業補貼。*Gazeta Wyborcza*(Warsaw), 13 February 2003, p. 20; *The Warsaw Voice*, no. 7 (747), 16 February 2003, p. 6.

勢，將得以更直接取得資金與 know-how 等技術，如未來再加入歐元區，則市場籌資更為方便。根據歐盟執委會委託舒曼中心針對歐盟東擴的評估報告(European Report)中指出，歐盟東擴的成本效益相當正向，「在一連串的溝通協調過程後，歐盟歷史上最龐大的擴張所需花費極其便宜，所有十個會員國加入歐盟所需經費大約 400 億歐元。」²² 同時根據奧地利的評估報告也指出，扣除新會員國的會費與其他相關支應，歐盟實際支付將不超過 100 億歐元，這部分才是歐盟 15 個舊會員國應當支出部分。²³ 長期研究歐盟東擴的學者 Heather Grabbe 也為此提出看法，認為這樣的花費對歐盟來說是極其微小的，「幾乎少於歐盟整體會員國 GDP 的千分之一……，舊會員國因東擴的支出沒有顯示出他們應有的慷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爲了要讓東擴更容易得到歐盟舊會員國的批准。」²⁴

不過波蘭加入歐盟所需代價亦相當高昂，歐盟需要額外負擔因東擴而增長的成本，對那些已經是淨支出的國家而言無疑是增加財政負擔；另外因爲擔憂勞工市場開放、造成大量波蘭勞工前往 EU-15 尋找工作的後遺症，EU-15 採取限制波蘭勞工自由移動的過渡作法以減輕國內就業市場壓力。²⁵ 對波蘭而言，加入歐盟意味著從此波蘭要面對來自歐盟企業的挑戰，如果波蘭未能及時重整經濟結構，其面臨的挑戰將遠大於預期，波蘭規模小且較不具競爭力的農業部門首當其衝，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也將繼續保持甚或更爲惡化；另外，對於開放歐盟其他企業與個人購買波蘭土地及因爲波蘭加入歐盟可能產生的認同危機也是波蘭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Heather Grabbe, 2002; Wim Kok, 2003)。

分析歐盟與波蘭雙方在「入盟」問題上展現的互動來看，波蘭在協商談判的過程中處於一個相對不利的狀況，這種不利的狀況表現在幾個面向上：1. 起跑點不平等。因爲波蘭急於加入歐盟的心態造成波蘭處在一個「有求於人」的地位，使波蘭一開始就面臨來自歐盟好整以暇的壓力；2. 波蘭國家能力不足。雖然波蘭是 EU-10 當中土地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但 1989 年波蘭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約僅是歐盟的 38%(Polan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6:18)，國家能力不足的結果造成談判時希望能從歐盟獲得更多補助，但同時也會接受來自歐盟更多的要求；3. 歐盟整合的程度已超過過去歷次的會籍擴張，波蘭需要轉化歐盟法律成爲國內的法律的比例也比先前歷次爲大，但波蘭又是一個剛脫離共產統治的國家，缺乏充足的國家預算與政府執行能力來面臨此一挑戰(Phedon Nicolaidis, Sylvia Rajan Boean, Frank Bollen and Parlos Pezaros, 1999:52; Kjell Engelbrekt, 2002:37-52)。

因此，從外部誘因的觀點來看，歐盟提供的外部誘因就是歐盟的會員資格(EU

²² Wim Kok, "Enlarging the European Unio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Report of Wim Kok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6 March 2003, San Domenico di Fiesole: European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and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²³ *Enlargement Weekly Newsletter*, 23 April 2003, p. 7.

²⁴ Heather Grabbe, "The Copenhagen Deal for Enlargement,"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December 2002 (www.cer.org.uk).

²⁵ EU-15 爲擔心廉價的勞工一下子衝擊既有就業市場，因此提出一套過渡期以爲因應：歐盟提出一個 "2+3+2" 方程式，前兩年所有的 EU-15 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適用管制新會員國的勞工流動，兩年後 EU-15 得選擇再行延長三年，總計五年之後歐盟將完全解除勞工的流動限制，而除非有特別國家基於特別原因提出申請(必須證明某一國家的勞工流動將會持續威脅到該國的勞工市場)才能再享有兩年期限。 *Rzeczpospolita*, 24 November 2003, p. A6.

membership)和財政補助(financial aid)兩項，但同時歐盟對波蘭設下的嚴苛入盟條件對波蘭產生極大挑戰，這種挑戰就是因為來自於「有求於人」、「國家能力不足」的不對稱談判(asymmetrical negotiation)。

三、社會學習

如果單純的成本效益分析已可完整解釋波蘭入盟過程，則歐洲化的發生也僅止於理性主義的棍棒與胡蘿蔔外交工具交叉運用，不過事實上從波蘭加入歐盟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波蘭的歐洲化過程還不僅止於理性計算利益得失的面向，波蘭對於歐盟若干價值規範的內化也是波蘭「歐洲化」重要的一環。從波蘭歐洲化的過程來看，社會學習發生在波蘭內部與外部兩大環境。在波蘭的內部環境中，波蘭首先遇到來自內部反對加入歐盟的聲浪，這些內部反對的聲音來自各個不同團體，因為所持立場及各自利益不同而反對加入歐盟，因此華沙政府需要透過各種方式來促使這些團體改變先前立場。外部環境則是若干 EU-15 會員國的反對，波蘭常須和布魯塞爾聯手說服那些反對聲浪，所採取的途徑就是透過修辭的行動(rhetorical action)。

在波蘭加入歐盟的協商過程中，歐盟執委會定期發佈年度報告以監督波蘭改革進度，以 2003 年的報告為例，波蘭在人員的自由流通(free movement of persons)方面，為達歐盟民眾可以自由在各會員國自由流動與就業的目標，歐盟要求波蘭應該將國內的法令規定調整至與歐盟相同的標準，相互承認歐盟各會員國的專業資格(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並在國內法律的層次上將歐盟法律作必要的轉化(transposition)。在 2003 年度的報告評鑑中，波蘭完成律師及貿易代理人的相互證照承認，但牙醫(Council Directive 78/686/EEC)、護士(Council Directive 77/452, 453/EEC)、助產士(Council Directive 80/154/EEC)、藥劑師(Council Directive 85/432/EEC)和建築師(Council Directive 85/384/EEC)等均未完成轉化國內立法程序，對人員的自由流動產生妨害；²⁶ 又例如在稅制方面，波蘭在附加稅(Value-Added Tax, VAT)以及貨物稅(excise duties)等方面亦需要盡速完成與歐盟一致的立法，尤其是波蘭將不能再對特定廠商給予特別的稅制優惠，因為這將對其他廠商造成不公平的競爭。²⁷

對於這些來自布魯塞爾的要求，波蘭政府需要處理實質與立法兩大問題，前者如對醫師或護士等專門人員的培訓過程需要進一步的修改，例如波蘭政府規定藥學系的學生需要經一年以上的實習才可獲得正式的執業執照，這項規定和歐盟的規範不符；又如和歐盟其他國家相較，波蘭護士與助產士的訓練總時數不足，因此訓練時數也需配合增加。²⁸ 透過來自外部的壓力(加入歐盟的大目標)，波蘭政府取得正當性來推動國內的改

²⁶ 波蘭在 29 個主要項目中都有未盡完善之處，這 29 個項目請見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report on Poland's preparations for membership, Chapter 2: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p. 21 或歐盟官方網頁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key_documents/pdf/2003/cmr_pl_final.pdf (下載時間 2006 年 8 月 7 日)

²⁷ 同前註，頁 37。

²⁸ See "*Poland's negotiation position: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Republic of Poland, 27 July 1999,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gocjacje.gov.pl>, 8 August 2006.

革，雖然取消的實習的規定將會對現有的制度產生影響，又或者增加的訓練時數將會提高人事成本，因為大多數的波蘭醫護工作者認為政府政策應該以提高薪資為優先而非增加人事訓練，因此雙方的期望差異頗大，眾多護士在政府立法期間亦召集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但這些都因為華沙政府援引「加入歐盟」此一目標而使反對陣營減低力道，反對人士雖偶有雜音，然經過社會教育的過程，這些反對的力量顯然漸趨微弱。從社會教育的觀點來看，波蘭政府與反對人士都透過訴求社會大眾同情的方式來爭取支持，雙方都希望藉由爭取群眾與教育群眾的方式來調整施政順序。同樣的現象還有一般社會大眾對加入歐盟後物價上漲的看法，對於入盟後物價上漲對民生的衝擊，波蘭政府常以波蘭加入歐盟的遠景作為訴求重點，把寄託置於未來發展，而民意調查也顯示有相當高的比例波蘭民眾支持波蘭加入歐盟的原因是著眼於對下一代的發展前景，民眾因此願意忍受波蘭加入歐盟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²⁹

社會學習的過程也發生在波蘭與其他會員國的互動上，波蘭歐洲化的過程中華沙政府挾強大的內部民意共識遊說布魯塞爾及 EU-15 的會員國政府，希望能盡速提供波蘭完整的歐盟會員國身份，這一項訴求不僅是波蘭重要的國家政策，同時也是其餘中東歐國家的共同目標。波蘭在這個階段採取的作法是透過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正當性而來，原先歐盟以政經改革來要求波蘭配合歐盟，然改革的動力一旦開啓，華沙政府援引「泛歐社群的自由民主意識型態」(the ideology of a pan-European community of liberal-democratic states)來要求歐盟遵守先前的承諾，對那些不甚支持東擴的反對者給予遊說(Frank Schimmelfennig, 2001)，波蘭前外交部長認為：

我們國家現階段最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是遊說歐盟會員國的政治與社會菁英，提醒他們，毫無疑問的波蘭已經是一個政治穩定的國家，並且持續保持經濟成長。我們總是強調我們對於歐洲的共同責任以及決心消除政治上的紛歧，我深信一個民主的波蘭社會將會展現高度的政治成熟度以及其回到歐洲家庭的意志力(Włodzimierz Cimoszewicz, 2002:7)。

透過遊說來獲得大眾的支持意即需要獲得正當性(legitimacy)的承認，這種正當性的來源就是以符合社會期望為標準的遊說方式，誠如本文前述，成本效益的考量是政府評估歐盟東擴與否初期的判斷標準，EU-15 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是政治菁英普遍的關心議題，然而和單純的理性主義考量差別在於，透過說服、爭辯或思考的過程可以帶來行為者(actor)偏好的改變，一旦行為者的偏好改變，其理性主義的範疇就不再是純粹的理性主義，而是有限度的理性主義(bounded rationality)，從行為者的偏好順序來看，論者以為行為者的政策目標本身可能即有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目標，遊說的過程是將非物質性的目標提昇到較高層次，又或者將原先不存在的非物質性目標透過社會學習讓行為者內化成自己的偏好(Andrew Cortell, 1996; Michael Cohen and Lee Sproull, 1996; Amy Gurowitz, 1999; Thomas Risse, Stephen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1999)。因此雖然歐盟在

²⁹ 對消費者物價影響首當其衝的是天然氣與電費價格，因為 EU-10 在未加入歐盟前價格大多有國家補貼，因此政府解除補貼後物價將跟著調漲。4 May 2004 of *Gazeta Wyborcza* online; *Gazeta Wyborcza*(Warsaw), 2 December 2002, p. 38; *Polish News Bulletin*(Warsaw), 10 December 2002, pp. 6-8.

東擴的過程中遭遇若干反對聲浪，甚至在美國發動對伊戰爭之際波蘭大力支持美國而導致波蘭與德法等國的嫌隙，法國總統席拉克甚至公開表示波蘭在還未正式成為歐盟會員國前應該「安靜一些」，否則對波蘭入盟可能產生妨害云云，雙方終未就入盟問題作為解決雙方歧見的手段(Gazeta Wyborcza, 2003.02.19:1; Rzeczpospolita, 2003.02.19:A1)。從認同與學習的角度來說，雙方均認同歐盟東擴是最終目標，其他面向的歧見不應成為達成此目標的障礙。

肆、波蘭的歐洲化過程：以農業政策為例

波蘭在入盟過程中與歐盟在其他面向的談判爭議較小，但在農業部分雙方卻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因此選擇波蘭農業政策來觀察波蘭的歐洲化過程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這個代表性來自於幾個方面：第一，農業政策是波蘭加入歐盟過程裡最受爭議的項目，因為長期以來農業項目占波蘭總體經濟相當大的比例，根據統計，波蘭第一級產業佔國民總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3%，而歐盟的平均值為 2%。波蘭平均每個家庭花費 30%的所得於購買食物之上，這個數字亦是歐盟的兩倍。更為驚人的是，波蘭的第一級產業僱用近 19%的總體勞動力，而歐盟僅有 5%不到，³⁰ 這些數據顯示波蘭的總體經濟與勞動力結構和第一及產業息息相關。

第二，除了農業經濟在總體經濟面向扮演重要角色外，波蘭的政黨政治發展也深受農業的影響，在冷戰結束後的波蘭政治光譜上，宣稱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即是農民黨(Peasant Party, PSL)，另外 PSL 和意識形態相近的右派政黨波蘭家庭聯盟(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 LPR)和自我防衛黨(Self-defense, SD)亦常有政治上的合作，2001 年 9 月的國會選舉 PSL 獲得 9.1%的得票率，更因此與民主左派聯盟(Democratic Left Alliance)組成執政聯盟，同屬右派的 LPR 和 SD 亦分別獲得 8.3%和 11.5%的得票率。³¹

第三，除波蘭以外，EU-15 會員國裡也有國家(如法國與西班牙)長期關注歐盟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的發展，因為 CAP 不僅牽涉總體歐盟農業政策的走向，同時 CAP 也會決定各國分配到的農業補貼額度，對會員國農民的所得有直接的影響，因此法國與西班牙等國同為波蘭加入歐盟後是否會使 CAP 的補助更為競爭激烈感到擔憂，因此對農業項目的談判始終寄予高度注意。

波蘭政府和歐盟在農業談判的爭執出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波蘭對依照生產力補助的農業補貼方式感到不滿，因為計算生產力的基準是按照 1995-1999 年間的平均值，這段期間剛好是波蘭農業經濟轉型期的最低點，根據這樣的計算結果，法國農民單位面積的產值約為波蘭農民的 2-3 倍。其次，華沙政府對總體補助感到懷疑，歐盟與波蘭雖然最終達成補助協議，歐盟同意波蘭於 2004-2006 每年的農業補貼比率為 25, 30, 35%，以

³⁰ *Polish News Bulletin* (Warsaw), 14 February 2003, p.8.

³¹ 2001 年國會大選是波蘭簽訂入盟條約前的最後一次國會大選，請見 Witolda Mizerskiego, *Tablice Historyczne*, op. cit., p. 297.

後逐年遞增，至 2013 年將享有與 EU-15 相同的補助比例，³² 但華沙政府對 2006 年後波蘭仍需逐年與歐盟談判比例的作法感到不安。再其次，若農產品市場完全開放，波蘭擔憂競爭力相對落後的波蘭農業遭受打擊，所以華沙政府希望市場能採取有限度的開放與國內的補貼政策能繼續維持，以保護波蘭的農業經濟體系。³³

歐盟與波蘭最終妥協出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結果，歐盟拋出的外部誘因是許諾波蘭給予一個 10 年內將完全享有平等的農業補助地位以及相當豐厚的補助條件，在這個誘因底下同時要求波蘭開放農產品市場與改善衛生標準。在農業補助款方面，歐盟給予波蘭 10 年的過渡期，在過渡期間波蘭與歐盟共同負擔農業補助款項，補助方式也由依照生產力的比例改為單面面積補助；³⁴ 另外，波蘭的農產品在過渡期間可以特別標註的方式上市流通，但對若干項目施以配額限制(如牛奶與肉類產品須銷售許可才可販賣)，最後，波蘭政府重整農業體系，特別針對外國人購買農地訂出辦法，避免因加入歐盟後發生外國人大舉購買農地的現象(Polish News Bulletin, 2002.12.10:4; Rzeczpospolita, 2004.4.23:B1;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2005, 190-192)。

最終的妥協果實並非如想像中的順利，當波蘭聯合內閣的外交部長 Włodzimierz Cimoszewicz 於 2002 年 2 月宣示波蘭無論如何都將盡全力在 2004 年 5 月如期加入歐盟時，內閣副總理兼農業部長(同時也是 PSL 的黨主席)Jaroslaw Kalinowski 則以強硬態度補充回應，認為如果歐盟未能提出更好的妥協方案，則波蘭不排除維持現有的貿易條件以維護波蘭農產品的優惠地位(亦即限制部份歐盟產品進口)。這些跡象顯示波蘭與歐盟雙方同時都在努力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藉以鞏固各自內部的利益團體。除利益問題外，波蘭同時又受到認同與遊說的影響因素，波蘭的農業經濟體系在冷戰時期的東方陣營裡相當特別，當時小農被允許以小規模的方式經營商品交易，因此農民對私有化與市場經濟的概念較其他中東歐國家更能接受，這也就是改革初期波蘭農民能支持市場開放的基本原則，因為基本上波蘭的農民都已相當熟悉市場運作的基本模式。³⁵ 但改革遇到價格鬆綁與解除政府補貼的問題時農民面臨生計的衝擊，原先的種子、肥料與農業機具的補貼都將取消，取而代之的雖然有來自政府和歐盟的 CAP 農業補貼，但整體的農業政策是朝向偏好於中大規模的農業體，因為無論是資訊上或技術上的限制，小農很難去執行

³² 補貼的對象是種植馬鈴薯，牛，豬肉及其他養殖業，而且種植面積超過一公頃的農夫按種植面積補貼。除此之外，波蘭農業補貼還有來自另外兩個方面，其中之一是約占農業補貼 15% 的歐盟基金基礎建設補貼，而另外的 15% 補貼來自波蘭的財政預算，這總共就構成了相當於歐盟國家 55, 60, 65% 的農業補貼。請見 *The Warsaw Voice* (Warsaw), No. 7 (747), 16 February 2003, p. 6.

³³ 關於農產品的保障問題首見於波蘭農產品的產品衛生要求標準，歐盟與波蘭同意就農產品衛生標準給予過渡期的寬限及若干產品加註特別字眼，另外自 2004 年 1 月起歐盟衛生官員開始展開農產品的巡迴檢查，一旦發現產品不符將立即要求下架或處以罰鍰，請見 *Rzeczpospolita*, 10-11 January 2004, p. A1.

³⁴ 按照耕種面積方式補貼來看，每年每位農民大約每年一公頃可以獲得波蘭貨幣茲羅堤 500 元 (Zloty, 1 Zloty 約略等於 10 元新台幣) 的補助。所以若不是具有夠大面積的農民，要將這筆補助款用於農具與耕種發展上將明顯不足，所以小農只可能用於單純消費，但如此一來對波蘭的農業發展影響將僅具微弱的助益。Rzeczpospolita, 20 April 2004, p. A1, B1; Polityka, 1 May 2004, p. 10.

³⁵ 雖然冷戰時期波蘭也有集體所有的農場，但農民則擁有全國 76% 的農地，因此波蘭的農地特色是甚早就有私有制，但屬於零星分散的小型規模。Ania Krok-Paszkowska, Samoobrona: The Polish self Defense Movement, in Petr Kopecky ed., *Uncivil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5-16.

歐盟的改革要求，也就是改善衛生條件以及掌握歐盟補助款項的分發與申請等，後者的行政瑣碎程序尤其造成一般農民的諸多困擾。此外，波蘭農業體系法(*agricultural system act*)的訂定說明波蘭政府對保障農業體系的決心，透過加強農地購買身分的取得與增加外國人購買農地的限制可以鞏固波蘭農業體系，³⁶ 其訴求重點乃是不斷強化政府重視農業發展、穩固農業政策的決心；除此之外，政府的遊說內容通常還會與保護波蘭傳統價值的意識型態相連結，波蘭政府加入歐盟的主要目標雖以「回歸歐洲」為主要目的，但傳統價值的保存仍並行不悖，從國家主權與歐盟會籍身份取得的觀點來說，波蘭嘗試在既保有國家特色又享有加入歐盟的兩大好處之中取得平衡，這對一個剛脫離共產主義統治不久的國家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

伍、結論

波蘭申請加入歐盟的歐洲化特色展現在以下幾個面向上。首先，來自布魯塞爾的外部誘因可區分為會籍的提供及補助的誘因，在波蘭申請加入歐盟的前期及後期產生不一的效果，90年代的波蘭改革過程雖得力於西方各國援助，但波蘭確立改革目標則是以申請加入歐盟為起點，同時隨著這個目標的確立，歐盟對波蘭享有的影響力也漸趨增大，會籍的誘因是凝聚波蘭民眾共識的主要動力，而補助則用於化解那些因入盟過程將失去利益的團體。伴隨著外部誘因則是一連串的外部要求，來自布魯塞爾的各項談判內容對華沙政府產生極大壓力，對歐盟而言，嚴格的入盟標準顯示一絲不苟的心態，透過繁雜與冗長的協商與談判過程、歐盟執委會發表的年度性的進度報告，以及入盟後的持續嚴格監督；提供這些外部誘因與如何執行也是社會學習的一環，波蘭政府與民眾需要以相當謹慎的態度來面對各項補助，各項預算的花費與支應皆須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如果不符法定程序則補助依然無法動用。

在外部誘因條件的影響下，波蘭政府的另一層考量是期望透過談判的過程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這個獲得的利益需要至少大於因為順從歐盟規範而付出的代價，在某種程度上，波蘭政府在意的是實質性的報酬(如金錢)，而歐盟重視的則是制度轉型與規範的內化(*internalization*)，也就是社會學習的過程，歐盟因東擴而增加的支出由 EU-15 共同承擔，這些額外支出在面臨國內政治環境變動時易成為爭議焦點(如國會大選)。在波蘭方面，波蘭制度轉型的陣痛期也會發生在選舉期間，反對黨對未來波蘭可能付出代價感到憂慮，另外民眾對歐盟的補助是否真能落實到一般民眾手中也會有懷疑(如農業補助款與農產品開放)，所幸這些困難並沒有成為阻礙波蘭最終加入歐盟之路。

理性主義的遊說和波蘭歐洲化過程之間根本的差異在於前者的遊說是棍棒與胡蘿蔔交互運用的技巧之一，行為者 A 嘗試透過提供誘因與壓力的雙重管道使行為者 B 能

³⁶ 這些身分限制諸如農地所有權人與農夫資格限制、並需要在當地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以及土地購買面積不得超過 300 公頃，最終則是需要證明購買者具有能夠自行耕種的能力。

夠接受 A 的意志，遊說僅做為工具性的存在。然歐洲化過程中波蘭政府的確在協商談判的過程中逐步接受歐盟的法令與價值規範，前者多以轉化的方式呈現在波蘭的法律命令之中，後者則以社會學習、教育與內化的過程存在於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思考模式之中，除了積極爭取更多補助與更優惠的待遇之外，透過入盟的過程波蘭人更能體會到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多元化的真正意涵，從農業政策的分析角度來看，儘管波蘭農業的傳統生活方式將因為加入歐盟而面臨極大挑戰，一般小農也有反對的聲音存在，然在適當的政策配合之下波蘭終究選擇面臨挑戰而非躲避，從社會化的觀點來看，這正是透過學習的方式調整行為者的偏好順序，理性選擇的成本效益分析則擔任了偏好發生改變的觸媒因素。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甘逸驊，2005，「歐盟憲法條約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憲法條約與歐盟未來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吳玉山，1995，**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
- 吳玉山，2000，**俄羅斯轉型 1992-1999**，台北：五南。
- 吳東野，1995，「北約向東擴大問題」，**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1 期。
- 吳東野，1996，「『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8 期。
- 吳東野，2001，歐洲聯盟對台海兩岸政策走向之研究，**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3 期。
- 周陽山，1996，「總統制、議會制、半總統制與政治穩定」，**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8 期。
- 洪茂雄，1991，**東歐變貌**，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
- 郭秋慶，1998，「波羅地海三國申請加入北約與俄羅斯的安全爭議」，**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
- 黃偉峰，2001，**歐洲整合模式與兩岸紛爭之解決**，台北：月旦出版社。
- 楊三億，2005，「歐盟東擴及其對波蘭衝擊：政治經濟面向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11 期。
-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

二、英文

- Baun, Michael, Jakub Durr, Dan Marek and Pavel Saradin, 2006,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zech Politics: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 Referendu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4, no. 2.
- Bomberg Elizabeth, and Alexander Stubb, 2004, *The European Union: How does it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rkowski, Jan, 2000, "Prospects for Poland's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s Procedure for Accession and Its Strategy Regarding Poland," *Studia Europejski*, vol. 20, no. 4.
- Breuning, Marijke and John T. Ishiyama, 1999, "Aiding the (Former) Enemy: Testing Explanations for Foreign Assistance to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SU,"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6.
- Checkel, Jeffrey, 2001,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 Cimoszewicz, Włodzimierz,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02,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Poland's Accession to the EU*,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 Cirautas, Maria, 1997, *The Polish Solidarity Movement: Revolution, Democracy and Natural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1997.
- Cohen, Michael and Lee Sproull ed, 1996,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 Cordell, Karl and Andrzej Antoszewski, 2000, *Po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 Cortell, Andrew, and James Davis, 1996,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 Crawford, Keith, 1996, *East Central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zapliński, Władysław ed., 2002, *Poland's Way to the European Union*,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 East, Roger and Jolyon Pontin, 1997, *Revolution and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Wellington House.
- Engelbrekt, Kjell, 2002, "Multiple Asymmetries: The European Union's Neo-Byzantine Approach to Eastern Enlarge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9, no. 1.
- Grabbe, Heather, 2002 "The Copenhagen Deal for Enlargement,"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 Gurowitz, Amy, 1999, "Mobiliz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Actors, Immigrants, and the Japanes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3.
- Inotai, Andras, 1999,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U Enlargement: A Survey of the Influence Pressure Groups*, Budapest: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01.
- Kelley, Judith, 2006, "New Wine in Old Wineskins: Promoting Political Reforms through the New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4, no. 1.
- Klotz, Audie, 1995,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k, Wim, 2003, "Enlarging the European Union: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Report of Wim Kok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6 March 2003, San Domenico di Fiesole: European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and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 Kopecky, Petr ed., 2002, *Uncivil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 London: Routledge.
- Kuzniar, Roman, ed., 2001, *Poland's Security Policy---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 Leach, Rodney, 2004, *Europe: A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04.
- Mizerski, Witold, 2002, *Tablice Historyczne*, Warsaw: Wydawnictwo Adamantan.
- Nello, Susan S. and Karen E. Smith, 1998,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The Implication of Enlargement in Stage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Nicolaides, Phedon, Sylvia Rajan Boean, Frank Bollen and Parlos Pezaros, 1999, *A Guide to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Review of the Process, Negotiations, Policy Reforms and Enforcement Capacity*, Maastricht: Europe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Obydenkova, Anastassia, 2006, "Democratization, European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beyond the European Union: Search for Empirical Evidenc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10, no. 1.
- Onis, Ziya, 2004, "Diverse but Converging Paths to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Poland and Turke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18, no. 3.
- Polan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6*, Warsaw: World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 Renwick, Alan, 2006, "Why Hungary and Poland differed in 1989: The role of medium-term frames in explaining the outcome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Democratization*, vol.13, issue 1.
- Risse, Thomas, Stephen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ed, 1999,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ndler, Todd and Keith Hartley,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O---Past, Present,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1,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1.
- Schimmelfennig, Frank and Ulrich Sedelmeier ed.,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anford, George, 2003, "Overcoming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2.
- Svob-Dokic, Nada, 2005, "Europe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Southern

European Experience and the Perspective for New Member States of the Enlarged Europe,” Paper Contribution to the CIRES Conference “Europe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Florence, Italy.

Wallace, H. and Wallace, W. eds., 1996,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未頁資料

Article Title: Europeanization and Poland's Accession to European Union

Name: San-Yi Yang

Job Titl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nzao College of Languages

Abstract

Much of the literature concerns on European Union Integration refer to the “*Europeaniz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and the adoption of European norms and laws. In this sense, a far-reaching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is under way in Poland and othe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break up of Soviet Union and bi-polarity confrontation. I argue that Poland'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Europeanization: through external incentives and social learning models the process could be explained in a way of combined methods.

Key words: Poland, European Union, Europeanization, Agricultural Policy